

資治通鑑

齊

治

通

鑑

太常卿鄭愔又引而申之上悅皆受厚賞右補闕趙延禧上言
周唐一統符命同歸故高宗封陛下為周王則天時唐同泰獻
洛水圖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陛下繼則天子孫
當百代王天下上悅擢延禧為諫議大夫 丁亥蕭至忠上疏
以為恩倖者止可富之金帛食以梁肉不可以公器為私用今
列位已廣冗負陪之干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貲之澤近
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已鬻法徇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忽事
則不存職務恃勢則公違憲章徒忝官曹無益時政上雖嘉其
意音不能用 三月丙辰朔方道大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於河上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河北有拂雲祠突厥將入
寇必先詣祠祈禱牧馬料兵而後度河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
施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

絕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師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阻大河
今築城寇境恐勞人費功終爲虜有仁愿固請不已上竟從之
仁愿表留歲滿鎮兵以助其功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悉
擒之斬於城下軍中股慄六旬而成以拂雲祠爲中城距東西
兩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拓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
置烽候千八百所以左王鈐衛將軍論弓仁爲朔方軍前鋒遊
弈使戍諾真水爲邏衛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朔方無復寇
掠滅鎮兵數萬人仁愿建三城不置雍門及備守之具或問之
仁愿曰兵貴進取不利退守寇至此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
猶應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恐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爲朔方軍
摠管始築雍門人以是重仁愿而輕元楷夏四月癸未置修
文館大學士四員直學士八員學士十二員選公卿以下善爲

文者李嶠等為之每遊幸禁苑或宗戚宴集學士無不畢從賦
詩屬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優者賜金帛同預宴者惟中書
門下及長參王公親貴數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座九列諸司
五品以上預焉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謹之士
莫得進矣 秋七月癸巳以左屯衛大將軍朔方道大摠管張
仁愿同中書門下三品 甲午清源尉呂元泰上疏以為邊境
未寧鎮戍不息士卒困苦轉輸疲弊而營建佛寺月廣歲滋勞
人費財無有窮極昔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惟以儉約仁義立德
垂名晉宋以降塔廟競起而喪亂相繼由其好尚失所奢靡相
高人不堪命故也伏願回營造之資充疆場之費使烽燧永息
群生富庶則如來慈悲之施平等之心孰過於此疏奏不省
安樂長寧公主及皇后妹郕國夫人上官婕妤母沛國夫

人鄭氏尚宮柴氏賀婁氏女巫第五英兒隴西夫人趙氏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錢三萬則度爲僧尼其負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凡數千人西京東都各置兩吏部侍郎爲四銓選者歲數萬人上官婕妤及後宮多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安樂公主尤驕橫宰相以下多出其門與長寧公主競起第舍以侈麗相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上以百姓蒲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數里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天津欲以勝昆明故名定昆安樂有織成裙直錢一億花卉鳥獸皆如粟粒正視旁視日中影中各爲一色上好擊毬由是風俗相尚駙馬武崇訓楊慎交灑油以築毬場慎交恭仁曾孫也上及皇后

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京兆辛替否上疏諫略曰臣聞古之建
官負不必備士有宥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伏
惟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不充於錫遂
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或涉膏腴之地又曰公
主陛下之愛女然而用不合於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
成憎翻福為禍何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
取三怨使邊疆之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
所愛何所恃乎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之夫婦
母子長相保也又曰若以造寺必為理體養人不足經邦則殷
周已往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為不長漢魏已降
為不短矣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踈見在失真實
而冀虛無重俗人之為輕天子之業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

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猶尚不給況資於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一旦風塵再擾霜電荐臻沙彌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攘飢饉臣竊惜之疏奏不省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即宣示所司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 冬十月己酉修文館直學士起居舍人武平一上表請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韋氏但請抑損己家上優制不許平一名甄以字行載德之子也十一月庚申突騎施酋長娑葛自立爲可汗殺唐使者御史中丞馮嘉賓遣其弟遮努等帥衆犯塞初娑葛旣代烏質勒統衆父時故將闕啜忠節不服數相攻擊忠節衆弱不能支金山道行軍摠管郭元振奏追忠節入朝宿衛忠節行至播仙城經略使右威衛將軍周以悌說之曰國家不愛高官顯爵以待君

者以君有部落之衆故也今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保寵
祿死生亦制於人手方今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用事不若厚賂
二公請留不行發安西兵及引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爲
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發拔汗那兵以自助既不失部落又
得報仇比於入朝豈可同日語哉郭虔瓘者歷城人時爲西邊
將忠節然其言遣間使賂楚客處訥請如以悌之策元振聞其
謀上疏以爲往歲吐蕃所以犯邊正爲求十姓四鎮之地不獲
故耳比者息兵請和非能慕悅中國之禮義也直以國多內難
人畜疫癘恐中國乘其弊故且屈志求自昵使其國小安豈能
忘取十姓四鎮之地哉今忠節不論國家大計直欲爲吐蕃鄉
導恐四鎮危機將從此始頃緣默啜憑陵所應者多兼四鎮兵
疲弊勢未能爲忘節經略非憐突騎施也忠節不體國家中外

之意而更求吐蕃吐蕃得志則忠節在其掌握豈得復事唐也
往年吐蕃無恩於中國猶欲求十姓四鎮之地今若破娑葛有
功請分于闐踈勒不知以何理抑之又其所部諸蠻及婆羅門
等方不服若借唐兵助討之亦不知以何詞拒之是以古之智
者皆不願受夷狄之惠蓋豫憂其求請無厭終爲後患故也又
彼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獻爲可汗子孫欲依之以招懷十姓
乎按獻父元慶叔父僕羅兄倭子及斛瑟羅懷道等皆可汗子
孫也往者唐及吐蕃徧曾立之以爲可汗欲以招撫十姓皆不
能致尋自破滅何則此屬非有過人之才恩威不足以動衆雖
復可汗舊種衆心終不親附況獻又踈遠於其父兄乎若使忠
節兵力自能誘脅十姓則不必求立可汗子孫也又欲令郭虔
瓘入拔汗那發其兵虔瓘前此已嘗與忠節擅入拔汗那發兵

不能得其片甲匹馬而拔汗那不勝侵擾南引吐蕃奉倭子還
侵四鎮時拔汗那四旁無疆寇爲援虔瓘等恣爲侵掠如獨行
無人之境猶引倭子爲患今北有娑葛急則與之并力內則諸
胡堅壁拒守外則突厥伺隙邀遮臣料虔瓘等此行必不能如
往年之得志內外受敵自陷危亡徒與虜結隙令四鎮不安以
臣愚揣之實爲非計楚客等不從建議遣馮嘉賓持節安撫忠
節侍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以將軍牛師獎爲安西副都護發
甘涼以西兵兼徵吐蕃以討娑葛娑葛遣使安臘獻馬在京師
聞其謀馳還報娑葛於是娑葛發五千騎出安西五千騎出撥
換五千騎出焉耆五千騎出踈勒入寇元振在踈勒柵於河口
不敢出忠節逆嘉賓於計舒河口娑葛遣兵襲之生擒忠節殺
嘉賓擒呂守素於僻城縛於驛柱乃而殺之上以安樂公主

將適左衛中郎將武延秀遣使召太子賓客武攸緒於嵩山攸緒將至上敕禮官於兩儀殿設別位欲行問道之禮聽以山服葛巾入見不名不拜仗入通事舍人引攸緒就位攸緒趨立辭見班中再拜如常儀上愕然音不成所擬之禮上屢延之內殿頻煩寵錫皆謝不受親貴謁候寒溫之外不交一言初武崇訓之尚公主也延秀數得侍宴延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悅之及崇訓死遂以延秀尚焉己卯成禮假皇后仗分禁兵以盛其儀衛命安國相王障車庚辰赦天下以延秀爲大常卿兼右衛將軍辛巳宴羣臣于兩儀殿命公主出拜公卿公卿皆伏地稽首癸未牛師獎與突騎施娑葛戰于火燒城師獎兵敗沒娑葛遂陷安西斷四鎮路遣使上表求宗楚客頭楚客又奏以周以悌代郭元振統衆徵元振入朝以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

焉者以討娑葛娑葛遺元振書稱我與唐初無惡但讎闕啜宗
尚書受闕啜金欲枉破奴部落馮中丞牛都護相繼而來奴豈
得坐而待死又聞史獻欲來徒擾軍州恐未有寧日乞大使商
量處置元振奏娑葛書楚客怒奏言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
振使其子鴻聞道具奏其狀乞留定西土不敢歸周以悌竟坐
流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悌赦娑葛罪冊爲十四姓可汗 以媿
好上官氏爲昭容 十二月御史中丞姚廷筠奏稱比見諸司
不遵律令格式事無大小皆悉聞奏臣聞爲君者任臣爲臣者
奉法萬機叢委不可徧覽豈有修一水竇伐一枯木皆取斷宸
衷自今若軍國大事及條式無文者聽奏取進止自餘各準法
處分其有故生疑滯致有稽失望令御史糾彈從之 丁巳晦
敕中書門下與學士諸王駙馬入閣守歲設庭燎置酒奏樂酒

酣上謂御史大夫竇從一曰聞卿久無伉儷朕每憂之今夕歲除爲卿成禮從一但唯唯拜謝俄而內侍引燭籠步障金縷羅扇自西廊而上扇後有人衣禮衣花釵令與從一對坐上命從一誦却扇詩數首扇却去花易服而出徐視之乃皇后老乳母王氏本蠻婢也上與侍臣大笑詔封莒國夫人嫁爲從一妻俗謂乳母之壻曰阿箸從一每謁見及進表狀自稱翊聖皇后阿箸時人謂之國箸從一欣然有自負之色

三年春正月丁卯制廣東都聖善寺居民失業者數十家長寧安樂諸公主多縱僮奴掠百姓子女爲奴婢侍御史袁從之收繫獄治之公主許於上上手制釋之從之奏稱陛下縱奴掠良人何以理天下上竟釋之二月己丑上幸玄武門與近臣觀宮女拔河又命宮女爲市肆公卿爲商旅與之交易因爲

忿爭言辭褻慢上與后臨觀爲樂 丙申監察御史崔琬對仗
彈宗楚客紀昷訥潛通戎狄受其貨賂致生邊患故事大臣被
彈俯僂趨出立於朝堂待罪至是楚客更憤怒作色自陳忠鯁
爲琬所誣上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爲兄弟以和解之時人
謂之和事天子 壬寅以韋巨源爲左僕射楊再思爲右僕射
並同中書門下三品 上數與近臣學士宴集令各效伎藝以
爲樂工部尚書張錫舞談容娘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左衛
將軍張洽舞黃鸞左金吾將軍杜元談誦婆羅門呪中書舍人
盧藏用效道士上章國子司業河東郭山暉獨曰臣無所解請
歌古詩上許之山暉乃歌鹿鳴蟋蟀明日上賜山暉敕嘉美其
意賜時服一襲上又嘗宴侍臣使各爲迴波辭衆皆爲諂語或
自求榮祿諫議大夫李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

侍宴既過三爵誼譁竊恐非儀上不悅蕭至忠曰此真諫官也
三月戊午以宗楚客為中書令蕭至忠為侍中太府卿韋嗣
立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崔湜趙彥昭並同
平章事崔湜通於上官昭容故昭容引以為相彥昭張掖人也
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為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
官也韋嗣立上疏以為比者造寺極多務取崇麗大則用錢百
數十萬小則三五萬無慮所費千萬以上人力勞弊怨嗟盈路
佛之為教要在降伏身心豈彫畫土木相誇壯麗萬一水旱為
災戎狄構患雖龍象如雲將何救哉又食封之家其數甚衆昨
問戶部云用六十餘萬丁一丁絹兩匹凡百二十餘萬匹臣頃
在太府每歲庸調絹多不過百萬少則六七十萬匹比之封家
所入殊少夫有佐命之勳始可分茅胙土國初功臣食封者不